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黎芬校定

東漢下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柱重校

李固 字子堅 冀州人



固父郃字孟節以儒學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樸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一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夜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吏時大將軍竇憲統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李固

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自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竇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與郃累遷尚書令晉司徒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固少好學父爲司徒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合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順帝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故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始不如此宜令遠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諂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皆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官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其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李固

一

變政教一立覓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復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一人方直有德者省書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帝覽其對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

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固事從中下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中四年大將軍梁商辟爲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

綱一振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
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太尉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
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急自實固奏記商曰王公以
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眾人聞知莫不嘆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
新寃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
卒有他變則朝廷獲賢之名羣臣無救譏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
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事得釋永和三年侍御史賈昌爲州
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
豫四萬人赴之固曰荆揚盜賊蟠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
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
加有瘴氣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李固

三

關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
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
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曰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
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
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
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勇
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曰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上
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乃
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荆州盜起

彌年不定六年以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黨與之
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閒餘類悉平奏
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
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
討不能制固到遣郡兵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杜喬奏固政爲天下第一遷將作大匠冲帝卽位以
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
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
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置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不
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謂冀曰
立帝宜擇長年有德汪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李固 四

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立安樂王子纘年方
八歲是爲質帝將卜山陵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冀廣新創憲陵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營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時太
后委政於固所匡正輒從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
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羣小共作飛
章誣固罪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冀畏帝聰慧本初元年閏六月使
左右置毒於餛飩以進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患之議立嗣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中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乃召百官入議固與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
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壽最尊相宜立爲嗣冀默然會彘吾侯當

娶冀妹在京師乃用中常侍曹騰計欲立之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恟恟廣戒攝憚曰惟大將軍令固與喬堅守前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卽位是爲桓帝建和元年甘陵劉文魏郡劉鮪謀立清河王爲天子冀固誣固與文鮪交通收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買械上書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鐵鎖詣闕通訴太后赦之及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大驚乃更奏前事遂死獄中臨命與趙戒胡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長歎流涕冀暴固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李固 五

命得脫

杜喬 字叔榮河內林慮人

少好學以孝稱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光祿大夫徇察兗州還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賊罪千萬以上讓鄧大將軍冀季父瑗皆冀所善也遷大司農時冀子弟五人及

中常侍等皆無功並封喬諫曰陛下卽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賁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桓帝建和元年以爲太尉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銜之帝將納冀妹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尙書喬以宮賊罪明著不肯用因此積忤冀先是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宦者唐衡等其讚喬帝亦惡之會劉文等謀立清河王寧起冀固誣喬及李固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冀使人脅喬使自引決喬不從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喬及固尸令有敢臨者加其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杜喬 張綱

六

葬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並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張綱

字文紀犍爲武陽人

父皓順帝時爲司空綱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少明經學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綱上書曰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剛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明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
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
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其言直不能用也冀恨甚思有以中傷之
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開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乃以綱爲廣陵
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
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致
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
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
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
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楊

七

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
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出降綱
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
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
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陳蕃

字仲舉汝南人

少時間處一室而庭宇蕪穢不治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
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李固薦再遷爲
樂安太守忤梁冀左轉修武令遷拜尚書又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
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疏
諫曰夫諸侯上象四七屏藩王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

內侯者數人故解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面粉
黛不可算計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爲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
貧國乎帝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爲鄉侯延壽六年
上較獵廣成遂至上林苑蕃蔬諫曰安平之時遊佃宜有節況今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
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
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
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八年以蕃爲太尉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
守成瑨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並以誅擊權豪下獄蕃疏諫曰
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竇憂左右曰親忠言曰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

歷代心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陳蕃

八

子孫尙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
誠不自愛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
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
主文帝從而謝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一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
和於上地治於下矣帝不聽李膺等以黨事下獄天下震怒令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
內人譽憂國公忠之臣此等猶當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
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
策免之靈帝建甯元年以爲太傅封高陽鄉侯不受與大將軍竇武

同心輔政微用名賢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與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上疏極言太后不納因與竇武謀誅節甫等未決而謀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直入承天門攘臂大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劍士收蕃番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卽日殺之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聞而往哭收葬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

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荀爽常就謁因爲其御旣還

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李膺

九

犯塞膺嘗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于餘人

桓帝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以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

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遷河南尹宛陵羊元羣罷北海

郡臧汙狼籍膺表案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輸作左校延熹

八年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

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卽

殺之讓訴寃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戾之罪白知覺責

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

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時朝

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爲登龍門云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收捕逢有莫
案殺之宦官教成子弟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其爲部黨誅訕朝
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膺北寺獄賈彪說竇武霍譖使訟之膺等
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赦乃免歸禁錮居陽城山下
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互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
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
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勛巴肅宗慈
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旺
范康劉表陳射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
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靈帝卽位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
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建甯二年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黨
者請下州郡考治或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事不避難罪不逃刑臣
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門生故吏並被禁錮初標榜時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
亂世貽膺書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
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升降膺善其言而不能用

陳寔

字仲弓潁川許人

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輩所歸少作縣吏後爲亭長而
有志好學坐立誦論太守高倫辟爲功曹中常持侯覽託倫用吏寔
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允著不足以塵明德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乃謂人曰吾前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李膺 陳寔

十

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再遷太邱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及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恥無名士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寔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里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甯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振拂呼子孫正色命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車裏下

士

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黨禁解大將軍何進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年八十四卒於家海內赴者二萬人

荀淑 字季和潁陰人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嘗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幸爲梁冀所忌出爲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桓帝建和三

年卒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爲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同郡陳寔嘗詣淑使子元方將軍季方執杖孫孝先長文尚幼坐車中既至淑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八龍下食文若尚幼坐膝前是夜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鍾皓 字季明潁川長社人

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年輩遠在陳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王荀淑鍾皓韓韶

士

與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其母膺之姑也膺謂瑾曰弟何太無早白耶瑾以膺言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白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

韓韶

字仲黃潁川舞陽人

少仕郡辟司徒府時泰山瑯琊賊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能克桓帝永壽二年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其名德竟無所

坐後以病卒官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蘇章 字孺文扶風平陵人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中號爲大人永平中爲奉車都尉以軍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漢安元年遷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察其姦賊乃爲太守設酒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改并州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諸部傳章 郭泰

十三

刺史以摧折權豪坐竟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曰儆民多愁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也

郭泰 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舉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膺與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星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其獎進成名者甚眾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遭母憂有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或問汝

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真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靈帝建甯二年陳蕃實武爲閣人所害泰聞
之慟哭於野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耳明年卒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同志者爲刻石立碑蔡邕爲作碑文
謂人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惟有道無愧耳

徐穉

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茶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陳蕃
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至特設
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桓帝以陳蕃薦以
元纁安車徵之不至黃瓊教授於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絕不
復交瓊卒負糧徒步往弔進酪哀哭而去人莫知者郭林宗曰此必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中 郭泰 徐穉 姜肱

西

徐孺子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
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
其失人乎林宗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
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
愚不可及也林宗雖不仕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已以書戒之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甯虛林宗感悟謹拜斯言以
爲師表

姜肱

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肱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
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

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以濟弟季江曰兄年復在前
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盜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
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
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桓帝延熹二
年與徐穉俱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固言肱疾畏
風竟不得見時中常侍曹節等欲借爲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爲
太守肱得詔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
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
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
開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
年七十七終於家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子 姜肱 肅

五

袁閔

字夏甫汝南汝陽人

少厲操行苦身脩德父賀爲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旣
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
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閔兄弟迎喪
不受賻贈纒經扶柩冒犯寒露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見時方險
亂家叫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卻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
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
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之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前

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闕避難者皆得全免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順帝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規時爲上計掾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武都太守趙冲其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准慮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建康元年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規對曰陛下攝政之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皇甫規

六

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以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桓帝延熹四年泰山賊殺都尉以規爲太守討平之諸羌復反規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悞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勳明孫吳宋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被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皆降規還督鄉里多所舉奏又絕宦官不與交通遂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謂讓規疏訟曰臣前奏李翁等五臣文黨半國所連及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讐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自永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皇甫規

七

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功成名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故舊眾誘陰害固其宜也帝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規不答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掖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六年徵拜度遼將軍到營數月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聽會友人喪至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耶遂不問九年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建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靈帝熹

平三年以疾白還未至卒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

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朱寵爲太尉嘉其志義故叔遼得爲公府所辟矩乃舉孝廉遷雍邱令以禮讓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舉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性直亮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以爲太尉與司空黃瓊司徒種暲同心輔政號爲賢相以蠻夷反叛免靈帝初復爲太尉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皇帝規 劉矩 劉寵

大

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以疾乞歸卒於家

劉寵

字祖榮東萊牟平人

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爲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閒出入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歷官司空

司徒太尉靈帝建甯二年以日食免歸寵前後歷宰一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止亭舍亭吏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

茅容

字季偉陳留人

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飭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郭曰卿賢矣哉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以成德

申屠蟠

字于龍陳留外黃人

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曰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王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聞外黃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劉寵 茅容 申屠蟠

九

今欲論般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令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秉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涇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四方名士會者數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將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

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刑或死惟蟠確然免於疑論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中平五年與荀爽鄭玄韓融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荀爽等復俱公車徵惟蟠不至人咸勸之笑而不應未幾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蟠獨全高志以壽終於家

范滂 字孟博汝南南陽人

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中風節 范滂

二

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以會日追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實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尙書不能詰遷光祿勳主事復爲太尉黃瓊所辟汝南太守宗資以滂爲功曹性剛勁疾惡如讐桓帝延熹九年張成弟子牢修誣奏鉤黨遂與李膺杜密等共繫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竇武霍諝表請帝意稍解使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

改容乃得並解桎梏皆歸田里錮之滂往候霍謂而不謝或讓之對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靈帝建甯二年復大誅黨人下詔捕滂等汝南督郵吳導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者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行道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仇香 一名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范滂 仇香

三

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農事畢乃令子弟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諸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毋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爲資使入太學與同郡生符融比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

其中耶高揖而去不復與言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
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晏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
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家人莫見
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賈彪

字偉節潁川定陵人

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
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
出案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
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閉人養子
者以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爲賈子女名爲賈女延熹中黨事起
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字

仇香 賈彪 劉寬

三

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譖訟之桓帝以此大
赦黨人李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晷以黨事逃亡親友
競匿之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
孝以要君致釁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人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
卒於家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著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劉寬

字文鏡弘農華陰人

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
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謝爲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
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尙書令遷南
陽太守歷典二郡溫仁多恕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

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嘉平五年以爲太尉常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曰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北海內稱爲長者光和中以先策黃巾逆謀封遂鄉侯卒諡昭烈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

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劉單 史弼

惛索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慢使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惛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悖之心外聚黥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書奏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惛竟坐逆謀貶爲甕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

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
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
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
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
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
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
挫抑彊豪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
權貴請託乃豫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
得通生乃詭以他事謁弼因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
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
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史弼 夏馥

孟

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之
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
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
奔走詣闕訟之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詐爲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
棄市劭與同郡人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刑竟歸田里
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
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出爲彭城相病卒

夏馥

字子治陳留圉人

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馥閉
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
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

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及布遍天下馥聞之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其後弟靜載練帛追餉之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將解而卒

鄭元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真漢下 及 鄭元

五

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家著公羊墨劄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元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凡秩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元以父喪不行相國孔融深敬禮元嘗屣履造門令縣中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衢門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黃巾賊遇元於道倉卒羅拜相約不入境時袁紹總兵冀州要元大會元身長八尺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或出問表

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紹表元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年七十四終於家所著凡百餘萬言

臧洪

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獻帝初平元年洪爲廣陵功曹袁紹使領青州興平二年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當來救吾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其難不許請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其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遭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鄒元 臧洪

三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內廚有米三升以爲薄糜徧班土眾又殺其愛妻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被執紹謂曰今日服未洪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三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窮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客少親慕洪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壽空復爾爲客曰仁義豈有常蹈之

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甯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
遂復見般坐客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管甯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賄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與平
原華歆同縣邴原俱遊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獻帝初平二年天下
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虛館
以待之甯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屋甯每
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明禮讓非學者無
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處以下心
不安之甯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逃
歸甯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甯患之乃多買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臧洪 管甯 王烈

三七一

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甯所爲乃各相
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甯田者甯爲牽牛着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
主牛主得牛大慙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在遼東二
十七年漢後主建興四年魏主丕以司徒華歆薦徵之乃浮海西歸
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華歆爲太尉讓位於甯司空陳羣又薦徵
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以禮發遣復不至後主延熙四年卒年
八十四甯名行高潔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家儲雖不盈擔
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
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漸之者
無不化焉

王烈 字彥方太原人

器業過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彥方聞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以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三十四年終於遼東

田疇

字子泰北平無終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王烈 田疇

天

疇好讀書擊劍獻帝初平元年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眾曰右北平田疇年少有奇才虞乃備請以爲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循閒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爲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乃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公孫瓚怒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我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竄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衡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眾成都已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

諸君其施之可乎皆曰可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置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授講之業班行於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表紹數遣使招命皆拒不行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征烏桓遣使辟至疇獻策爲鄉導討平之操封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終不屈操乃以爲議郎

杜畿 字伯侯杜陵人

獻帝建安十年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 田疇杜畿 龐德公

五

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畿務崇寬惠民有解訟爲陳義理遣歸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在官十六年治常爲天下最

龐德公 南郡襄陽人

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就若保全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鷦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門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也
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 龐參

三

歷代名臣言行錄五

宜興涪材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絜彙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東漢下 附巾幗名臣

明帝馬后

后伏波將軍援之女選入太子宫能承奉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明帝卽位立以爲后以太子烜爲己子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自持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服疏纈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后

附巾幗名臣五

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寵敬始終無衰焉章帝立尊爲皇太后后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

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

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

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患常恐虧先后

之法吾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

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身被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

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

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

游龍蒼頭衣緣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紀

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

平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中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
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
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
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
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
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
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
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
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
視以爲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附巾國名臣 至
終曰建初四年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
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願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曰
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馬廖等辭讓不
許乃受爵而辭位

和帝鄧后

禹之孫訓之女

性孝友好書傳書脩婦業暮誦經典選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
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卹帝深嘉焉
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人在
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
不願也每燕會諸姬競自脩飾后獨尙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
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從容後對帝數

失皇子常選進才人永元十四年立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帝時兒驚不過中郎將安帝嗣位尊爲皇太后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兒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食乘堅策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禍敗所從來也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躬自減徹或達旦不寐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

姜詩妻龐氏 廣漢人

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允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甯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州中朝名臣 姜詩妻龐氏 三三

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始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龐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游學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盾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樂羊子妻 河南人史失其氏

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

寸累寸不已遂不丈夫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仰天而歎遂刎頸而死太守聞之以禮葬號曰貞義捕殺盜

班彪女昭

昭字惠風與超之妹同郡曹壽之妻也和帝永元十二年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昭亦上書請曰妾同產兒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論功惟之臣 梁王女妻 班彪女昭

五

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追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國家上損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嘗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

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哀老哀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行竭忠孝於沙漠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黷不知大義觸忌忌諱帝感其言乃徵超還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詔大家作賦頌又作女誠七篇年七十餘卒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李固女文姬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附中國名臣李固女文姬

五

質帝本初元年梁冀進毒弑帝李固議立嗣忤冀冀白太后策免固固知不免禍乃遣其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積十餘年冀旣誅求固後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教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祀以上賓之位燮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

善屬文能草書美容色規卒時年猶盛董卓為相聘以駟輜百乘馬
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氏乃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家奴
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氏
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
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
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氏謂持杖
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趙苞母 氏闕

靈帝熹平六年苞為遼西太守到官遣吏迎母值鮮卑入塞寇鈔劫
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母遙謂曰人各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附國名 趙昂妻王異 皇甫德妻 趙苞母 姜叙母 三
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賊悉摧破母為賊所
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
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姜叙母 氏闕 趙昂妻王異

建安十八年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冀州刺史韋康固守救
兵不至遂殺康等參軍楊阜外兄姜叙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
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
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
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
疆而無義多豐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
豈獨義山哉人誰無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

累汝也叙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實趙衢使爲內
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妻厲聲
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皇遂與叙昂奉討超
衢因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實閉門盡殺其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
母罵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故以
面目示人乎超怒殺之并殺月初趙昂爲羌道合留異在西會同郡梁
雙反害異兩男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
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子蒙不
潔則人皆掩鼻况我貌非西子乎乃以溷糞溼麻而被之黔食瘠形
竟以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
不出房闥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詩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邳市橋名臣姜叙母 趙君成 彙編 三七

趙君成女娥親 祿福人

君城爲同縣李壽所殺有男三人欲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灾疫
三人皆死壽大喜慶賀娥親自傷父讐不報陰市名刀晝夜哀酸鄰
婦諫止之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日月共天地者也今雖門戶泯絕
而李壽未死吾視息世間活復何求遂袖刀伺壽靈帝光和二年遇
壽於都亭之前奮刀斫之壽瘡溝中被劊未死而刃已折娥親復取
壽所佩刀殺之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就戮祿福長尹嘉

解印綬縱之娥親不肯去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酒泉太守表其義
烈旌顯門閭娥親適龐子清仕魏爲西海太守

獻帝曹后

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爲夫人伏皇后被弑立爲皇后
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
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魏氏既立
以后爲山陽公夫人魏景初元年薨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附中朝名臣
趙君成之娥親 獻帝曹后

三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宣興潘村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繫尊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東漢下 奏議書疏節錄

對隗囂 光武帝建武六年

班彪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閒中外騷擾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奏議書疏

班彪 桓譚 范滂

遠近俱擬儼號雲合成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

異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乃著王命論

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蓬鹿幸捷

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夫饑饉流離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

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

伏鎖烹醢分裂又况么庶尚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乎英雄誠

知覺恒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於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豈不聽

諫信用識文疏 建武中元元年

桓譚

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正道仁義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傷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諫伐匈奴疏章帝章和二年

宋意

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膏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奏議書疏 桓帝 宋意 臣不知其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

請試博士疏和帝永元十四年

徐防

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不依章句妄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策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請舉隱逸選博士疏殤帝延平元年

樊準

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遵啓虛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

以災異策免三公諫疏

安帝永初元年

仲長統

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乖叛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水旱為災而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整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簡狎鄉曲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
四三
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所位耶昔文帝愛鄧通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百姓不安天地多變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請久任長吏疏

順帝陽嘉元年

左雄

甯明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謂聚斂整辯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與聞惡不察觀政亭傳責成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

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民各甯其所矣帝從之而不能行

政論

桓帝元嘉五年

崔寔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三

言以賤辱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災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若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

敬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貽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訟朱穆輸作左校疏

永興元年

劉陶

訟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按作帝乃赦之又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於寤寐生者戚於朝野是愚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五 東漢下秦漢書疏 劉陶張敞 聖三

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季鷹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

奏記王暢

延熹八年

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鑿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愚爲以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茲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

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
諫

申鑒 獻帝建安十年

荀悅

時政在曹氏悅爲侍中志在獻替而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
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
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
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
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
名察實無或作僞以蕩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
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
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甲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成不虞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
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
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
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昌言 建安十一年

仲長統

荀彧舉山陽人仲長統爲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
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然天下之分故戰爭競起焉角智
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

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當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
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肆其私嗜騁其邪
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
悅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
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
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
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治
亂從此周復天道當然之大數也

卷五終

歷代名臣

言行錄

卷五

東漢下

秦諫書疏
仲長孫

豐



